

路程不很遠，距離高雄市區四十分鐘的路程而已。

那一天，和外子特別選在清明前前一個假日，上山去祭拜母親，為的就是避開人潮；卻沒想到「觀音寺」的納骨塔門禁森嚴，師父說經常開開關關麻煩，請我們清明節再跑一趟！回程，想到母親孤零零一個人，在那小罈、小甕、小方格裡……想到乘興而去，敗興而歸，想到「……淑金仔，我的愛妻……」父親日記裡的遺言，殷殷切切的疼惜字眼，猛然地，一股腦地竄進腦海裡盤旋，再也揮拭不去眼前的一片迷霧……



父親晚年老病纏身，好幾次低聲囑咐我……「我死後，記得在櫃子裡，把我的日記找出來，唸給妳老母聽……應該交代的事，我都記在裡頭了，知影嘸？」

「幹嘛還要等嘛？現在不能看嗎？……」我總是故意耍賴撒嬌，逗著父親，卻每見父親迅即紅了一臉，瞪起雙眼，故作愠怒狀。

「妳就愛搞怪，不聽話！」當時不解父親何以緊張靦腆的神情，後來才了然父親口裡的日記內容，其實除了遺產分配表，篇篇日記可說完整記述了與母親牽手近一甲子的各時期點滴縮影。

在萬般纏綿不捨的「與妻訣別書」裡，他也不忘向長年委曲求全、辛苦持家的母親致敬，千叮萬囑我們務必孝順母親，因為她才真正是陳家的支柱功臣；也相約期待在西方淨土再重逢，願世世與母親共結連理……。白紙黑字，字字句句俱是父親的親筆真跡！不容我們子女「置疑」。記得當時料理完父親的後事後，不識字的母親，召來兄嫂姊妹，讓我拿著日記，一字一句的唸給她聽，只一句「淑金仔，我的愛妻……」就讓母親啜泣不止……

而父親深藏不露的細膩情愛，大膽表白，也著實讓為人子女的我們大呼不可思議！除了讚嘆、驚奇，同時也賺了我們一缸子眼淚，更成了我們日後調侃母親的話題。記憶中，受日本教育父親，一直是很嚴肅、不苟言笑的標準大男人！從小，我們兄弟姊妹在他面前，向來也只敢畢恭畢敬、唯唯諾諾、規規矩矩，話既不敢亂說、不敢大聲喧嘩、二郎腿更不敢亂翹！就怕隨時「雷聲」轟頂不好受，嚴重些，說不定還得忍受一頓竹筍炒肉絲哩！

或許是人老了，規矩禁忌放鬆多了，也或許領悟到時代不同了，抑或是受了兒女日積月累的「潛移默化」，父親在往生前幾年，每當我們兄弟姐妹回鄉，團聚在客廳、餐廳，吃喝笑鬧、葷素不忌時，他老人家慣常坐在搖椅上，閉目假寐！其實側耳傾聽我們！有時就躺在廳旁小屋床上，偶爾也會傳來父親忍俊不住的笑聲，或者乾脆頻喚母親……「把櫃子裡的酒都拿給孩子們喝吧！看他們想喝什麼就喝什麼吧！」父親當然不是鼓勵孩子們喝酒，他只是陶醉在闔家團圓、三代同堂、溫馨的氛圍裡罷了！

父親是獨子，在祖父母逝世後，已沒有親人，和母親的感情愈加濃膩，母親理所當然是他最親、最愛的人，依賴母親之情，正如兒之於母！事實上也只有母親最懂他的心。他們之間沒有白來白去的愛語，也沒有謝語，只在關懷的眼神交會及彼此輕輕撫觸的肢體語言中。

對自己的身體，父親一直是相當「寶貝」堅持尊嚴的，即使在油盡燈枯、四肢乏力時，都不願也羞於裸現在晚輩眼前，端賴母親沒日沒夜的照拂，把屎把尿；明知也心急心疼母親的疲累，卻又拗著不肯換人為他洗身照顧，只執著於母親給他的安全感；母親無怨無悔，自是捨我其誰的以神聖之心包容、寵溺著——她的尪婿。

而這也是父親一直不肯進加護房接受治療的原因，「我不要進加護病房，進去了，我不死也會瘋掉……」但在醫生的堅持下，恐懼、絕望的父親真的沒有再醒過來，緊閉著雙眼，不願光著身子，面對一屋子非親非故的「冷」。母親當

時的身體，其實也不是多麼硬朗，堅定支撐著母親的一直是愛的力量！雖然當時她的雙腿因膝關節軟骨突出，機能退化，不只是三不五時的抽痛，還要提高警覺應付突如其來的「軟腳」無力感，適時的抓緊扶靠站穩，才能避免跪倒在地！

然而在父親面前，她總是忘卻了自身的病痛，眼裡只有百分之百需要她的父親，也不准我們在父親面前提起。「爸爸！您也不能就這樣，只專門『糟蹋』媽媽一人啊……」哥也曾看不過去了，忍不住低聲叨唸抗議！都被母親怨急的眼色給擋了回去！無奈地，目睹著兩老的愛在彼此的心領神會中，和按摩輕撫中散發，穩固而堅定！默默地，沒有激情，卻有纏綿；而我們身為子女，有焦急，更有感動！

「阿青啊！我……我好想妳老母……她……還好吧！」父親尚未病重時，有一次，母親因腹部長瘤，南下高雄動手術……大男人的父親終於打破愛在心裡口難開的心結，也忍不住相思苦地，低聲央求我拿話筒給母親……啊哈……

「放心啦！我過兩天就回去了……你愛卡小心喔……」在我們兒女十幾隻大眼環伺下及止不住地笑謔聲中，母親紅著臉，聲調雖然有氣無力，卻是一付甜滋滋、幸福美滿的模樣。

我終於明瞭，「尪婿」是她仰望的天地！他的一句話，一個眼神，就是她的良藥、興奮劑、心靈甘泉啊！父親終於撒手西歸，母親失去了伺候奉獻的對象，只有落寞，卻不見悲慟！冷靜地，有條不紊地指揮兒孫，為父親盡最後的奉獻—

辦一場莊嚴隆重的後事。

然後，彷彿卸下了肩頭重擔，鎮日跌坐在父親生前專屬的藤椅上一雙手不停的摩娑那久病的雙膝，偶爾揚起嘴角，泛著甜蜜的微笑，沉浸在自己的思緒裡，沉醉在父親與她的約定裡。「淑金仔……我會回來看妳……我會保佑妳！……我會在阿彌陀佛西方淨土等妳……」

「昨晚，妳老爸有回來看我喔！」好幾次，母親是這麼說的。

「媽？妳怎麼知道……」

「妳老爸手拿拂塵，還故意搨拂我的臉哩！把我給癢醒了……」

「媽！您不會是想太多了吧！……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……」

「妳爸膾騙我啦！他說過，一定會回來看我的！」

母親失去了仰望的「靠山」，雙腳很快地再也站不起來。而後，她體內的器官也都逐漸發出警訊。疲累困頓的母親，先是按部就班的預約辦妥自己往生後，可能會用到的物品，她特別選了一套父親生前曾讚美過的套裝，吩咐大嫂為她洗燙備妥當壽衣，還特地到照相館照了一張和藹慈祥的「遺照」，放大並裝框，分送兒女各一張保存，也問妥了骨灰罈、棺木的價格……「奇怪！媽！您不是說死後想用火葬的嗎？為什麼還要買棺材……」我向來心直口快，心中疑惑脫口而出，因為童言無忌，母親又一向能坦然面對生死，總是自動和我們晚輩談及死後如何、如何……「死丫頭，就算要火葬，也要給我一口薄棺吧！總不能

就這樣將我送入火堆吧……真是！」母親微瞋，回給我一個大衛生眼……感覺不對，我也識相的涎著臉和她打哈哈……



有時候我覺得母親是「期待」著「往生」的，所以能從容的為自己準備後事，就像正準備赴一場宴會般，除了梳妝打扮，就連「交通車」都選好、指定好了。而在那個我無法預知的另一個世界裡，有時候我也是寧願相信父親與母親已經在西方重逢相聚、攜手同行的！雖然父親是經由土葬儀式，葬在雲林老家；母親的骨灰則放在高雄縣觀音寺裡，南北相隔。可是，當我興匆匆特別挑了時間趕到寺裡，想祭拜母親，想和她說說別後種種時，卻只見鐵將軍把門……只有冷冷清清、淒淒涼涼的空氣，和我失落的心情，以及腦海裡不停浮現的——父親呼喚愛妻的語音：「淑金仔，我的愛妻……」

父親若地下有知，該有多心疼呢？